

话语分析

编者按:话语分析的对象不是抽象的语言系统或者单位,而是现实的完整语篇及其组成部分。话语分析既是现有语言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验证、修正场所,又是新的理论和方法的诞生地。或许,这就是话语分析之所以越来越重要的原因。本期发表的3篇文章从语码注解标记(姜晖)、回指(王军、高明强)和元话语(曹凤龙、王晓红)3个不同维度研究话语。须要指出,多维度研究语言及其组成部分是本刊的追求之一。

汉英学术语篇中语码注解标记使用情况对比分析*

姜 晖

(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130024;辽宁师范大学,大连 116029)

提 要:语码注解标记作为一种功能性言语标记手段,不仅可以连贯语篇,而且是重要的语用修辞构件,实现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语码注解标记在形式和使用频率方面都有不同。本研究通过对比汉英学术语篇中语码注解标记的使用情况,发现英语学术语篇中语码注解标记的使用频率比汉语高,语言形式比汉语多。结果显示,两种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作者与读者互动、作者心中的读者意识程度有明显差异。英语国家作者的意识程度要比中文作者较高。

关键词:语码注解标记;对比分析;互动;读者意识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9)05 - 0088 - 4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Use of Code Gloss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cademic Discourse

Jiang Hui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Code glosses are one subcategory of metadiscourse devices which can not only make a coherent text but also function as a pragmatic - rhetorical construct aiming to achie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riters and readers. The forms and use frequency of code glosses differ in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resent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code gloss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earch articl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more forms and higher frequency of code glosses in English research articles. It indicates that writers in English express a relatively higher degree of writer - reader interaction and audience awareness than Chinese writers.

Key words: code glosses; contrastive analysis; interaction; audience awareness

1 引言

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有时会使用 refer to, that is to say 或“就是说、换言之”等来定义、解释某些抽象概念,旨在

补充前述话语;或者通过 for instance,“例如”等列举具体的事例使抽象问题简单化、形象化;等等。这些对前述话语进行补充、说明和举例的标记称为“语码注解标记”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功能性言语的类型学研究”(09BYY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汉英亚言语的修辞语用对比研究”(07JA740015)和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汉英学术语篇中亚语言的使用与互动功能的实现”(2009A406)阶段成果之一。

(code glosses)。它们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语篇,减少信息处理压力。同时,“作者通过改写、解释和详述前述话语来为读者提供额外信息,确保读者能够获取作者的意图”(Hyland 2005: 52),据此达到和读者互动,实现交际目的。

由于文化和语言本身等因素影响,不同语言语码注解标记的使用频率、形式和功能体现都不尽相同。本文的目的是:一方面加深了解学术语篇的交际性和动态性;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分析英汉两种语言,发现其使用差异,据此解释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使用这些标记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英语教学提供一些参考。

2 语码注解标记的研究范围及分类

语码注解标记是功能性言语(metadiscourse)研究的一个子课题,很多学者都研究和分析过(Vande Kopple 1984, Hyland 2005)。Hyland从人际意义出发,指出,语码注解标记是作者实现与读者交流并劝说读者接受他们观点的一种手段,是作者为了与读者就语篇意义协商而采用的交际策略(Hyland 2005)。

从它的研究范围看,那些能够引出对前述话语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的标记都视为语码注解标记。它们通常是由一些词、短语或固定句子构成(如 in other words, for example, “也就是说”,“举例说”)。除了这些语言表达式之外,一些非语言表达方式,如分号、破折号、括号等等,也可作为语码注解标记,它们所引导的插入语解释或说明前述话语。

对于语码注解标记的分类,迄今为止还没有统一标准。Vande Kopple把那些用来定义、解释和限定语义词、词组和习语看作语码注解标记,如, so-called, What I mean to say is, in short, etc, 但不包括举例说明(Vande Kopple 1985)。Hyland把语码注解标记具体分为重述标记(reformulation markers)和举例标记(exemplification markers)(Hyland 2007)。本文主要从两方面考虑形式:言语形式(verbal form)和非言语形式(non-verbal form);主要采用Hyland的分类方法,把举例列入语码注解标记,因为具体的事例同样起到澄清概念、减少信息处理压力的作用;主要讨论汉语和英语学术论文中上述两种标记的修辞语用功能。

3 汉英学术语篇中的语码注解标记

学术语篇的主要目的是传播科学研究成果,使之得到社团成员的广泛认同和接受。因此在写作中,作者就会时刻考虑到读者的期望以及读者对信息处理的需要、读者的背景知识积累等等因素。这种考虑体现了作者、读者和语篇之间的互动交流,是作者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的一种体现,是自我调控在高层次上

的一种突显特征。在这种元语用意识的调控下,作者会有意识地对语篇中所出现的抽象理论和晦涩的科学术语加以解释、澄清和举例。

通过重述补充前述话语命题内容,对其解释、定义,可以帮助读者缩短推理过程,为其提供语境假设。重述标记的使用并不增加话语的命题意义,而是说明相同命题的语义,作者利用这些标记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中特定信息的含义。但重述话语和前述话语之间的意义关系并不完全对等。重述话语实现的语篇意义和功能大致可以分为意义增加和意义减少(Gulich & Kotschin 1995)。意义增加指作者通过重述话语扩展对前述话语命题意义的理解。意义减少通过释义和具体化收窄读者阐释的范围。可见,重述话语标记的使用是一种重要语用策略和话语组织策略(陈新仁 2007)。例如:

There is another type of pro-drop language (commonly seen in East Asia) where argument ellipsis is revalent without verbal inflection and concord

中的 commonly seen in East Asia就是由非语言形式标记“括号”引导的同位重述话语,是对 pro-drop language的进一步说明,限定它的区域。虽然重述语和前话语都指相同的内容,但是作者通过这个重述话语的使用来同读者就语篇意义达成协商。读者根据对东亚地区的了解,就会在头脑中搜索关于东亚语言的语种,对 pro-language的特点就有初步认识,明确作者具体所指的 pro-language的范围和特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下文的论述。

举例子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明和论述策略,作者利用附加语句、段落、词语、标点列举实例来说明命题内容,使抽象晦涩的理论或概念形象化、生动化,达到语篇的说服目的。例如:

Secondly, the participation domain concerns procedural aspects, such as turn-taking . .

中的 such as引出具体例子来解释前述话语中的“程序方面”究竟是什么,帮助读者澄清概念。

语篇的意义由于这些标记的使用发生变化,因为意义不是由构成命题内容的各个组成成分的简单叠加,而是作者和读者之间协商互动的结果。同时,这些语言和修辞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增加论述的可接受性和论述的说服力。这不仅能使语篇更加连贯可读,而且体现作者心中的读者意识,是一种互动语篇行为、一种修辞性很强的言说行为。

4 研究方法

4.1 语料收集

根据学科、体裁、出版年份,我们分别选取英语和汉语 2002年到 2006年之间的 4种语言学核心期刊: *Journal of Pragmatics*, *System*,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Applied*

Linguistics,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当代语言学》。我们从每种期刊中各随机选取 5 篇文章, 40 篇文章的前言部分是分析的语料。

4.2 语料分析

根据我们的分类标准, 采取手工分析方法, 分别找出每篇文章中的语码注解话语及其标记, 统计出两组语料中各自语码注解标记的总数量和使用频率, 比较各自的语言实现形式的数量。在总的使用情况统计基础上, 分别统计重述和举例标记, 找出两种语言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标记形式。对于频率的统计, 我们是以每百字为单位计算。

5 结果与讨论

5.1 标记种类与数量比较

通过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汉英学术语篇前言中都出现一定数量的语码注解标记。英语作者使用语码注解标记频率比汉语作者高近 0.3, 说明英美作者在学术论文写作中有意识地使用这些标记来考虑读者的需求。英语语料中共有 99 个语码注解标记, 其中语言形式的语码注解标记有 81 个, 占总数的 82%, 非语言形式者 18 种, 占总数的 18%。中文中共有 59 个语码注解标记, 语言形式者有 45 个, 占总数的 76%, 非语言形式者 14 个, 占总数的 24%。这说明两种语言中语码注解标记大多由语言形式来完成。关于标记种类, 英语明显要比汉语的种类多, 共有 29 种标记种类, 汉语只有 19 种。

5.2 语码注解标记的形式与功能比较

下面, 我们就语料分析的结果从语法形式和语用功能两方面来比较汉英学术语篇中的语码注解标记。

(1) 语法形式比较 (主要讨论语言形式)

两种语言都有简单和复杂两类重述话语标记。Maria *et al.* (2003) 认为, 复杂的重述话语标记都包含一个谓词, 如汉语“这就意味着”、“也就是说”, 英语 *this may mean* 而简单的重述话语标记结构上比较固定, 不会因为其他语言成分的加入而发生改变, 如“即”, *namely*, *in other words* 英语中出现最多的表意义增加的重述话语标记是 *that is* (10, 19%), 其次是 *refer to* (3, 6%)。汉语使用较多的是“即” (10, 24%), 其次是“ (这) 就是” (5, 12%)。英语使用最多的表示意义减少的标记是 *particular* (3, 6%) 和 *specifically* (3, 6%), 汉语是“尤” (3, 7%)。对于举例标记来说, 英语使用次数最多的是 *such as* (18, 40%), 其次是 *for example* (14, 31%), 再其次是 *e.g.* (8, 18%)。复杂标记形式只出现一种 *to cite something as an example*, 动词标记只有一种 *exemplify*。由此可以发现, 英语作者倾向使用简单形式的举例标记, 而且用法和形式比较固定。汉语出现 5 种举例标记, 使用次数较多的是“如” (11, 61%), 其次是“例如” (3, 17%)。复

杂标记只有一种“仅以……为例”。语料中没有动词形式的举例标记, 但汉语确实存在动词形式的举例标记, 如“举个例子”或“举例说明”。两种语言的共同之处体现在重述和举例标记的使用都倾向于相对固定、简单的形式, 这比较符合学术语篇篇幅有限的特点。

(2) 语用功能比较

分析发现, 在汉英学术语篇中, 重述话语标记虽然在使用数量上有所不同, 但都发挥一定的语用功能。

意义增加并不是对概念命题的扩展, 而是从读者角度出发, 体现出作者主观性的扩展表达, 通过解释、定义和隐含使读者更有效地获取前述命题意义。例如:

这些语法类别有一个共同特征, 即无论是用于指时空关系还是人际关系, 它们都以 (说话人) “自我”为基点, 构成语言中常见的指示现象。

中“即”引导的重述话语是对前述话语概念“共同特征”的进一步解释, 使其具体化, 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共同特征”的具体含义。

意义减少是对前述话语意义的进一步细化和限定, 帮助读者缩小阐释范围, 使理解更加精确、细致。例如:

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语言三大纯理功能即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的假说对于国内学者来说并不陌生, 其中尤以语篇功能思想为人们所熟知。

中“其中尤”就是表示意义减少的语码注解标记, 作者想通过使用这个标记来突出语篇思想在读者心中的地位, 同时不突破前述话语的范围; 作者对读者有背景的预测, 拉近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学术语篇中的举例同样需要从功能角度分析和理解, 不能仅仅视为简单的例子列举。它们可以实现以下语用功能:

1) 读者利用具体例子提高信息处理的效率, 激活读者心中关于命题内容的相关信息。例如:

Studies which have explored the artistry of everyday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e.g. Tannen 1989; Norrick 1993, 2000, 2001) have been largely confined to the genre of narrative or to restricted social contexts such as dinner-party or family conversations

中 *e.g.* 用来凸显例子的说明, 旨在激活读者的相关背景知识。读者可能大致了解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 但这些背景知识没有激活, 作者通过列举一些成果使作者有意识地在记忆中搜寻相关信息, 加深理解。

2) 如果前述话语提出一个概括性命题, 那么接下来的举例就会对该命题或原理提供一些具体事例, 加深读者理解。例如:

在语言结构的层面上, 语言中普遍都有一些词类和语法结构中输入了 (encoded) “自我”这一标志着语言主观性特征的语义成分。例如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空间指

示语：“这”、“那”……

中“例如 前面的话语引出一个“自我 概念,通过“例如 标记引出具体空间指示语“这 来说明什么是输入了“自我 的词类或语法结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预测到读者会对这一概念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因此通过举例来帮助读者加强理解,达到互动。

3)列举相关研究的问题和不足之处,突出当前研究的独创性和重要性。在学术语篇中,作者利用标记指出相关研究的弊端和不足。例如:

A further problem is that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some areas of study are changing **For example**, a thesis or dissertations in some areas of study is now very different from one that might have been written 10 or more years ago, particularly with the influence of what ...

什么是话语指示?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这就影响到了对话语指示的语用功能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比如话语指示的篇章连接功能、话语指示的篇章管界功能等。

都是通过举例标记列出前人研究存在的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才突出作者研究的重要性。

可见,话语的意义是读者、作者和语篇互动构建的结果,是读者理解和阐释的产物,也是获得作者意图的过程。虽然重述在语义上是对等关系,但是正如 Cuenca 所指出,“连接词语并不表达对等关系,而是‘创造 这种对等”(Cuenca 2007: 1072)。这种对等不是逻辑和命题对等,而是修辞或语用对等。我们在分析重述标记时,不仅要考量形式,而且要讨论和识别它们的语用修辞功能。举例标记的使用可以使所列举的事实焦点化,凸显其重要性和代表性,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同时,作者在使用这些标记也反映出他们在语言选择时表现出的不同意识程度。分析表明,英语国家作者的这种意识程度要高一些。

收稿日期: 2008 - 08 - 10

6 结束语

重述话语标记和举例作为语码注解标记不仅起到衔接语篇的作用,而且起到推进语篇发展,促进作者与读者互动,减少信息处理压力等语用修辞功能。它的使用是一种动态的语篇发展策略。但是,重述话语标记的使用受到语篇体裁和文化背景限制。英汉两种语言都比较注重使用简单、固定的标记,这取决于学术语篇的特点。英语作者使用语码注解标记的数量和频率比汉语作者高,表现出英美文化中强调读者意识的趋势。在功能实现方面,两种语言中的重述话语标记都发挥相似的语用策略功能。

参考文献

- 陈新仁 任育新. 中国高水平英语学习者重述标记语使用考察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 (4).
- Cuenca, M. J. & Bach, C. Contrasting the Form and Use of Reformulation Markers [J]. *Discourse Studies*, 2007 (2).
- Gulich, E. & Kotschi, T. Discourse Production in Oral Communication [A]. In U. M. QUASTHOFF *Aspects of Oral Communication* [C].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5.
- Hyland, K. Applying a Gloss: Exemplifying and Reformulation in Academic Discourse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7 (2).
- Marin, M. Josep & Cuenca, M. J. Two Ways to Reformulate: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Reformulation Marker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3 (35).
- Vande Kopple, W. Some Exploratory Discourse on Metadiscourse [J].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1985 (36).

【责任编辑 李洪儒】